

伊斯坦布尔：一座有故事的城市

□ 文、摄影 / 王永志

一夜无梦。醒来时分，伊斯坦布尔当地时间还不到5点。窗外星火点点，远方仿佛有隐约涛声，只是没有沙滩。

Ceylan Intercontinental酒店的电视整夜没有关上，屏幕上没有忘记广而告之：MEET EAST AND WEST(相聚在东西方)。起身临窗，但见外面依然星火点点，远方涛声隐约，仍未见沙滩。

当时心想，伊斯坦布尔才是货真价实连结欧亚的桥头堡。同中国时差六个小时，与欧洲几乎同步。而爱琴海、地中海、黑海尽在臂弯，可以扼住“天下咽喉”；东罗马、拜占庭、众城市的女王、君士坦丁堡、伊斯坦布尔，不同的名字，一样的城池，都有着难以名状的沧桑、荣光和忧伤。

为此，我披衣伏案，打开电脑，写下“伊斯坦布尔是个有故事的城市，可以写写不着调的东东”。

穿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

土耳其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在其力作《伊斯坦布尔》曾用不少

笔墨，描写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光、掌故，以及这条海峡在他心中的位置，甚至感叹：“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”我不时会想，“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岸。”

23日上午，我们从西岸乘坐的游轮穿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，墨兰墨兰的海水溅起些许的浪花，但见鸥鸟在岸边、海上自由地觅食，飞起飞落。近处是一些漂亮和式样新颖的小楼，还有一些颇经沧桑同样好看的，可能就是土耳其作家叫做雅弥的别墅——18至19世纪期间由奥斯曼大家族建造的海边豪宅；远处则是处于丘陵或小山的建筑物，还有一眼就能认出来的清真寺建筑。

11月下旬的伊斯坦布尔，在海风或紧或缓的吹拂下，再加上时而有小雨零落飘洒，颇有些寒意。但站在游轮上，观赏这异乡的风景，听导游述说着海峡发生的种种奇闻轶事，感受到伊斯坦布尔人占得地利有着毋庸置疑的先机。

作为亚欧大陆的分界线，博斯普鲁斯海峡全长仅30.4公里，最深处为120



米,最浅处只有27.5米;最宽处为3.6公里,最窄处仅708米,北连黑海(Kara Deniz),南通马尔马拉海(Marmara)和地中海,把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的城市分隔成亚洲和欧洲两部分,也成就了当今国际海运路线中最窄海峡的名头。

博斯普鲁斯海峡,在希腊语中寓“牛渡”之意,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。传说当年宙斯为了保护自己的情人伊娥,用魔法把她变成一头雪白的小母牛。化身为牛的伊娥离开希腊,漂泊过程中渡过了这窄窄的水域,海峡因之而得名。

千百年来,博斯普鲁斯海峡冷眼看着:希腊人来了,罗马人来了,十字军来了,奥斯曼人来了,俄罗斯人来了,美国人来了……博斯普鲁斯海水滔滔,战舰时常变幻大王旗,挂着各色旗帜的商

船更是穿梭而过。由于海峡狭窄,船与船相撞的事故,也时有所闻。帕慕克曾援引记载说,1991年11月15日,一艘名叫“拉布聂”的黎巴嫩运畜轮,载送在罗马尼亚上船的两万多只绵羊,撞上菲律宾注册、从新奥尔良运送小麦前往苏联的货轮“丽莉圣母”之后,大部分的羊随船沉没,只有几只羊跳船游上岸,恰好在附近茶馆看报喝咖啡的几个人救起它们,并成为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中国首艘航母穿越的故事

现在已成为中国首艘航空母舰“施琅号”,同博斯普鲁斯海峡也有一段恩怨情仇。这艘原名为“瓦良格”号航母系原苏联上世纪80年代建造,后因苏联解体,这艘已近完工的航母花落乌克兰,并最终闲置,寻觅买家。1998年4

月,由徐增平创办的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通过竞标,买下“瓦良格”。虽是商业交易,但西方媒体的鼻子很是很灵,用心良苦,大肆炒作“中国航母威胁论”。所以,当该船驶抵土耳其北部黑海水域,准备通过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时,“在第三国的提醒下”,土耳其政府加以拦阻,强行命令“瓦良格”号退回黑海。随后,“瓦良格”号又试图通过海峡,再遭土方以“船体过大、影响博斯普鲁斯海峡其他船只正常航行”等理由,拒绝“瓦良格”号通过。当然,几经周旋、博弈和历险,“瓦良格”号航母终于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、好望角、马六甲海峡等关卡,于2002年3月4日抵达航行的终点——中国大连港口。

每一条海峡,都有它的幽深和故事,尤其作为国际地缘政治中心地带的博斯普鲁斯海峡,更是如此。然而,作为游客,我们更看重的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它周遭的美景。沿途,挂着各种旗子的商船穿梭海峡上面,也有泊着小船的穿着雨衣的人悠然地垂钓,不去在意潮起潮落、云卷云舒;而且,时有依山而建的典雅欧式建筑和木结构别墅群掠过,建于欧洲一侧沿岸的多尔玛巴赫切宫,俗称新皇宫也映入眼帘,让人为之眼前一亮。

随着游轮沿博斯普鲁斯海峡缓缓而行,确实像帕慕克所说的:等于是在观看城里的一栋栋房子,一个个街区,也等于从远方观

看它的剪影,一个变化万千的海市蜃楼。而建造于1973年并且连接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,在约略一个小时的航行中,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这座大桥也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第一大桥。桥的两头各有一呈“门”字形的桥塔,水中不设桥墩,整个桥身用两根粗大的钢索牵引,有如巨龙凌空,宏伟壮观。全长约一公里半的大桥上面,依稀可以看见各种汽车在上穿行。

在它的远方,还有一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法蒂赫大桥,也被叫做第二大桥,据说在长度和荷重量等方面都优于老桥。这两座大桥为欧亚两洲人们远送源源不断的商品,为来往欧亚的人们提供交通之便,述说着海洋与道路的爱情。

徜徉在凝固的华章里

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座城市,能够像伊斯坦布尔这样,一城甚至一桥横跨两大洲。

世界上也很难找到第二座城市像伊斯坦布尔有那么多的美轮美奂、历史悠久且富有文化底蕴的建筑。

有人说,建筑是历史的大书,是凝固的音乐。伊斯坦布尔不仅地理上横跨两洲,而且还兼收并蓄欧、亚、非三洲各民族思想、文化、艺术之精粹,从而成为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汇点,随之遗留许多融合多种文化、见证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过招的名胜



古迹。有资料显示,伊斯坦布尔现有40多座博物馆、20多座教堂、450多座清真寺。确实,从伊斯坦布尔那么多美不胜收的教堂、清真寺和古城堡、古城墙里,我们可以品味这个被称之为“上帝在尘世的居所”的沧海桑田。

就从24日参观老城区的古迹半岛说起吧。这里集中了这个城市最有价值的文物建筑:拜占庭帝国的竞技场(Hippodrome)、索菲亚大教堂、蓝色清真寺、托普卡普皇宫、大巴扎等,并全都围绕着竞技场展开。因其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,伊斯坦布尔历史区198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我们首先观赏的也是现称之为苏丹艾哈迈德广场的古竞技场。据导游介绍,伊斯坦布尔原为古希腊移民建立的城邦国家拜占庭,后来被罗马人占领,公元

203年罗马皇帝塞维鲁在位期间建起了一座竞技场。当君士坦丁大帝将这座城市改建为罗马帝国的第二个首都的时候,又对这个竞技场进行了重建和扩建。公元330年,君士坦丁大帝为竞技场举行了落成典礼,与民同欢。

经历频仍的战乱和时间的洗礼,塞奥道西斯的“奥拜里斯克”方尖碑(Obelisk of Theodosius)、青铜制的蛇柱及君士坦丁“奥拜里斯克”方尖碑风韵犹存。

有资料称,矗立着的方尖顶石碑,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五世纪埃及卢克索(LUXOR)时期;君士坦丁石碑比之年轻二十五个世纪,看起来却更加沧桑;蛇形青铜柱是从希腊特尔菲(DELPH)阿波罗神庙搬来的,公元前479年铸成。所有这些,仿佛都在诉说君士坦丁大帝的雄冠一世。■(上)